

印雪軒文鈔卷三

書

答徐石卿書

梁間落月正切懷人天末朶雲忽通執訊拋龍梭以織
字量海水以言情手盪爲勞心欽曷已伏惟足下飲香

名於綺歲承世澤於青箱維舟烟雨之樓五字早徵慧

業壬申同遊烟雨樓石卿時方入歸得句云雅舟
烟雨樓寶座在上頭祝梅堂文深賞其早慧假榻

芝蘭之室幾年曾効他山旣而僕幸捷秋闈遠借計吏

花簪未遂蓬轉愈遙交燕市之酒徒悲歌擊筑覽居庸

印雪軒文鈔卷三

一

之晴翠疊巘參天中間雖嘗收遊跡於羌村就吾廬於
栗里而旋作打包之計終鮮把袂之緣今年館假華亭
道經構李方謂雕梁燕壘泥痕旣可重尋細雨檐花酒
盞何難同把而乃寸心徒切一面仍虛撫別路之茫茫
宜來書之眷眷也雖然隔閼者跡也感通者情也古人
夢中之路不厭其終迷門外之舟或回於輿盡良以情
愫旣達形骸可忘況僕與足下豈必數晨夕於南村接
尊罍於北海而後可以傾夙抱續壑歡哉第亦有不能
已者足下比年以來原上鶴孤樓頭鳳杳夜雨罷對牀
之聽秋風傷遺挂之懸然而堂上椿護歡增舞綵膝前

德清俞鴻漸

蘭玉喜洽充閭卽家慶之可圖想文瀾之益闊況乎小
技兼通繪苑餘事能作詩人此則仰屋徒殷顧影深悲
寥落出藍已久撫心彌切溯洄者矣涼秋八月茗水一
舟爾時得整歸裝或者可圖良覲飽讀等身之著作庶
幾慰我牢愁先緘遠道之郵筒聊當報君瓊玖

復戴銅士書

米珠薪桂居家傷來日之難雲散風流入世惜舊遊之
寡開函欲讀滿紙皆愁隱几以思有生同慨敢陳鄙悃
遠復華緘伏念足下家寓日湖名高月社麗分珊架擅
孝穆之才華妙協金荃得溫岐之詞格浣筆而圖摘家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二

慶傳經而業重金贏然且比歲以來貧病交迫中年既
過哀樂橫生光陰半耗於米鹽陶寫難憑乎絲竹況於
僕者殆有甚焉居嘗自念人既不能簪花上苑視草登
坡借勿時螢案之辛勤長此日鳳池之聲價則必南山
之南北山之北買田一頃葺屋數椽率妻子以耕耘借
漁樵爲伴侶不知軒冕何物長與邱壘相依願乃鄉樹
迢迢稱善負少游之語旅懷鬱鬱含淒叩杜老之門迹
等蓬飄心如蕉卷又況整蛇易逝墮鹿徒爭旣九轉而
丹未成恐十上而裘益敝當世之用業難期一割於鉛
刀身後之名遂長享千金於敝帚茲者文戰尙遠旅況

多問湖少日之狂吟猶藏篋衍喜邇來之橐筆不廢嘯
歌合作一編登爲十卷嫖母自炫其醜知不免見笑於
西家成連能移我情或未絕賞音於東海第惜故人隔
遠客子囊空定丁敬禮之文尙須異日鐫馮長樂之板
僅託空談耳盤谷雲深碧溪月落地踰千里候遍三冬
聽木葉之敲窗折梅花以寄遠寂寂殊甚豈徒鄧禹笑
人刺刺不休賴有鮑子知我臨書蘊結不盡所言

裸文

蔣礪堂相國六十壽序

代

蓋聞贊舒長之化者天必錫以撫麗普宴榮之休者人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三

必蘄其綽綽是以侍雲牖而彭篴斟雉吹渭濱而尙父
飛彫柱下張蒼算逾綺季午橋裴度動配汾陽莫不純
嘏凝庥康強逢吉豈非將迎第攝生之小術而平格爲
頤性之大原哉礪堂相國抱景特立和神當春峻極嵩
高千載邁生申之運輝融旗翼六旬開周甲之筵
天子顧念老成脩加

恩禮

溫諭肫摯遣鳳侶銜來

錫子便蕃偕鳩杖並至惟時轅童壤叟勳色相趨既頌
一人惠下之宏而又以見公之得於天者全企於

聖者久也且夫泰山之高不可窺以蟻垤黃河之大豈
能測以牛涔然對春酒以介眉者禮也唐臺萊以獻頌
者情也況乎躬邀廈庇念切籌添敢不效童子楊夸之
歌當封人麥邱之祝乎夫其家承鐘鼎世紹簪纓秉性
遠優宅神神禪穆穆之行九族無間言孜孜之懷三餘
鮮暇日旣枕經而肸史遂騰寔而蜚聲芹香採自髫齡
桂子攀於綺歲傳來蕊榜咸稱永叔知人吟到梅花早
許沂公作相泊乎志償燒尾選預登瀛吹藜火以照書
勤同劉向候花磚而入直嬾異李程玉堂之聲最清掖
垣之鑰旋聽臺端封事無非入告之嘉謨河畔雲帆又

印雪軒文鈔

卷三

四

握賢勞之使節是則公之供職於朝也匡廬之屏九疊
羅山之勝兩峯凡爲宙合之名區每資大賢以爲理公
恭承

帝簡出任監司持斧徇行舉帷諮訪廣茂叔吟風之座
而文教興厲韓公驅鱷之威而莠民革績攷獨懋階轉
愈崇陳臬於西江開藩於南詔銘恩部內棠舍甘其陰
移節吳中

楓宸渥其眷是則公之服官於外也然而經術如介甫
膺大受而執拗交譏者局於器也治行如次公入政府
而風采頓減者限於才也自古近駕易工重任難副公

禮闈者一收歸鐵網樹盡珊瑚植向公門花皆桃李是
則公之鑒裁也隨陸無武後世獻嘲韓范在軍敵人破
膽泥騎射爲

本朝家法而詩書卽儒者韜鈴公訓兵練兵則頌十二
扶九變之奧該六術之精由是隊肅銀刀耳熟金鼓霜
降演龜劉之禮如火如荼旗開現君子之營亦暇亦整
是則公之方畧也某隸名麾下宣力行間話馮異之公
忠翹覘大樹企羊祐之雅度如對輕裘卽今遲日孔陽
欣遇攬揆初度合七萃而同深鳧藻望五雲而遙介
觥所願頌協維祺詩賡難老花信之風甘四長留蓬島
印雪軒文鈔卷三

六

春光椿樹之壽八千永作

熙朝柱石

宣化布金庵新置香火地立石記

宣邑之有布金庵由來久矣苦封曲徑草沒禪關補衲
但有殘僧卓錫本無寸地僧慈滿鍾夙根於蓮界持苦
行於蒲團偶願縑流爰發洪願生塵已久那堪甌比萊
蕪繞郭雖多安得買如陽羨於是拈花入座拄錫登場
隻身叩檀越之門雙手拓阿難之鉢牀頭撲滿漸積少
以成多衣上水田可課虛而責有則有蓮池寺者謀生
計拙避債臺高券久類乎售驢夢弁忘夫失鹿然而閒

閒畝好本依大士雙林廡無原甘久傍維摩十笏倘夙
逋之代了卽初願之可償爰乃輸布地之金造合尖之
塔腸饑習莧向并無寒菜之一畦福積成田今可敵侯
封之千戶事成有志夫豈虛言而猶念耕先讓畔者禮
也飲必思源者情也惟茲續命之腴舊隸誰家之籍倘
任其廚空香積饌缺伊蒲縱善價而沾久同屣棄飯疏
無怨不望珠還而雙眼看雲一鐙煮月乞漿空逢西稔
舉佩難免庚呼人各有心是何可忍則又例援分宅子
等取懷大地蒼茫豈必盡收之布袋諸天寂寞且教同
供乎香花斯其黽勉之深情更見慈悲之本性已且夫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七

頭陀之碑簡栖爲之勒石伽藍之記銜之緝以成書誠
以琳宮旣賴以重興善舉宜垂之不朽況問鴿糧之盈
歛尤關象教之盛衰今者呈牒公堂鐫碑禪院我佛亦
生歡喜衆生豈靳護持所望勝果長留福緣其結草鞋
踏破毋忘創始之艱難花雨飛來永作人天之供養云

爾

如願答主人文

除夕將殘寒風似箭火爐薰爐水凝凍硯主人蕭然周
觀庭院有願未償大呼如願吾願吾家財粟充溢金穰
屢遭銅臭奚恤月地花天徜徉一室勿使窮愁勞勞著

述吾願吾身一蹴青雲螭坳曳烏菴禁拖紳紫荷賜重
紅藥吟新勿使憔悴終老風塵雖擁厚貲無文則俗彼
沒字碑孰捫而讀吾願吾筆雲垂花簇艷摘卿雲濃分
潘陸雖有高位無能則顛彼伴食徒亦幸而全吾願吾
心百技精研共推巧匠不署頑仙凡此數端皆吾未有
其餘瑣瑣罄難以口左手擊灰右手擁帚惟汝有神能
償吾否久未得命體倦神疲憑几假寐髣髴見之倚旌
以立擁袖而嬉頭蓬不裹脚赤能馳初窺吾牖旋入吾
帷似憐似笑若黠若癡粲然啟齒向吾陳詞聽子所云
堪資掌撫神仙難兼何況下土人生在世豈盡華廡集

印雪軒文鈔

卷三

八

苑集枯各有其所天寔主之而我奚補我有一法子當
起舞得過且過勿徒自苦如曰不然請爲子數西華葛
帔范叔綈袍而子朝起擁絮吟豪曼倩索米叔英拾橡
而子晚炊含哺擊壤劉龍鬼笑杜老囊空而子拄杖沽
酒常充張融牽舟梁鴻寄廡而子誅茅足蔽風雨總子
生平得天已優讀書最樂此外何求乃挾所願喋喋不
休徒爭一息而忘于秋子願在富銅山非故子願在貴
一跌可畏豹隱自高浮文宜韜鳩拙亦好多能徒擾收
子癡想滌子愁腸春盤在御春酒盈觴旣醉旣飽窮達
兩忘更千百歲爲歡未央主人聞之瞿然而起結願太

討瘧鬼檄

奢吾知過矣荷神指迷言猶在耳知足不辱請自今始
蓋聞觀濤逞枚叔之詞楚太子漸有起色磨盾草陳琳
之檄魏武帝頓愈頭風從未有源源而來緜緜不絕花
天月地悉爲開門掛盜之媒禪榻鬚絲迄無翼日乃瘳
之候如爾瘧鬼者惟爾世濟其惡德在於凶昵比小人
狎侮君子避風之臺偶於遠招無妄之灾防秋之令不
嚴適授相乘之際無冬無夏崇或經年不後不先來能
按日雙肩凍合難爲坡老之高吟一室火攻甘效阿奴
之下策且夫炎涼乃市人之態何可效尤燠寒寔上帝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九

之權豈容播弄而乃咫尺不齊其氣候俄頃疊見其往
來齊景幾嚴祝史之誅趙羅莫奏持矛之績淵明實柴
桑高士輓歌自唱中年唐庚特嶺嶠羈人藥裹已逾兩
朔弄人較黎邱更幻作祟與虛耗奚殊呼桓久而無靈
誰言威名素著借蟹縣而罔懼已知見慣渾問是固聲
罪難窮舍生共憤者矣方今游光就瘴野仲被殲夔虛
遁迹於深山燒煩斂形於化宇而爾肆行如故怙惡不
悛將縛草成船而送之不去將削桃爲杖而逐之仍來
用是綠章奏天白旄誓衆極遊蒐之情狀運帷幄之深
謀詛師灸師往續話韓公之室奇語險語詞鋒振杜老

之壇徵兵馳辟邪之符命將搜點鬼之簿讎人傲之周
陛日耀米裳振子來自漢廷風歆赤憤扞終南之進士
執槐笏以前驅呼度索之神荼奮葦戟爲後勁師直爲
壯破鬼膽以何難人謀旣臧禱神君而不必嗚呼孽由
自作網豈常寬臥榻未許久棲鬼方定歌采入看出奇
兵於愁陣已無藪可逋逃毋俾易種於敝廬或更疾貽
心腹

賦

河間獻王對三雍宮賦

以夫惟大雅卓爾不羣爲韻

河間獻王潛心好古篤志崇儒憫秦灰之久冷喜漢澤
印雪軒文鈔卷三

十

之選敷挾書之禁新除懸金可購下士之心綦切倒屣
爭趨且與講明夫古籍允堪黼黻夫皇謨賦成大禮之
三詞客之摛辭遜此矣證以遺經之六史臣之歸美有
以夫則見其初來螭陛乍駐龍旗喜奉趨朝之詔爰書
對命之思阿世奚爲曲學笑公孫之閣通經有素高風
攀董相之帷幄六代之宮懸方陳雅樂究三雍之古制
更荷榮施說經不窮竊幸平時肄業正襟而對居然吉
士其惟所對惟何辟雍爲最於論聽矇眊之鐘戾止觀
君王之施問其事則園橋萬計成尊三老與五更問其
制則絃屋千楹必取方內而圓外蓋辟者積也積之而

道可常流雍者壅也壅之而人思自艾意可析乎其微
義必窺乎其大次則肅肅明堂制隆王者以展明禋以
臨諸夏攝衽抱几羣后之止將將焉端冕垂裳一人之
容穆穆也信鉅制之當遵何通儒之漸寡曰蒿宮曰茅
屋遺規誰叩之蒼茫爲四闥爲八窗明間用咨夫博雅
又次則靈臺峩峩定資揚摧觀時物之變遷察天文之
綿邈幾時經始庶民成和會之休一昔祈禱太史奏昇
平之樂固匪刻而匪雕亦不華而不樸豈直高逾九仞
臨下無荒更看休應庶徵樹基尤卓綜厥三端歸於一
是幸賴後世之講求不負前王之創始然自坑有殘灰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七

廷無博士作人仰鎬京之化誰溯宏規負展繪家相之
圖難尋舊址至於登望氣之臺尤莫測書雲之旨笑漢
家自有制度何竟茫然縱武帝亦具雄材終嫌率爾夫
淮藩國耽書宗英博物洵大雅之能扶豈小儒所敢屈
胷中雪亮迴殊魯士之迂口角瀾翻豈等馬卿之吃雅
望自著於銀潢殊榮更增於圭黻彼孝王集鬼園之客
應慚擷秀於詞林卽淮南秘鴻寶之書豈許分輝於鄂
不方今

一人抱蜀四海同文綜百王之制作折六籍之紛紜上
儀允修亦旣陶堯而鑄舜

皇風載邁成思就日與瞻雲士生其際者莫不崇論宏
議殫見洽聞將見待詔金門與嚴徐而並軌豈徒策勛
藝苑共班馬而爲羣也哉

朱墨銘賦

以理欲多寡爲銘以驗爲韻

萬物之靈惟人四民之秀曰士道宜扶陽而抑陰心懼
出此而入彼苟束身於寡過何殊朱紱之榮倘昌貢於
非幾如受墨刑之恥此企茫茫之聖域恒賴操心而遡
黜黯之儒修必先窮理也則有南宋名流天資拔俗佩
相室之清芬振新安之高躅旣信道之彌堅爰置銘而
自勸紆青拖紫何如斯世之紛華左盤右盃儼就古人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七

之約束自求無歉於此心曷敢稍存夫私欲於是斲毫
時拂鸚眼頰磨辨天人之分際嚴理欲之殊科欲證儒
仙九轉鍊丹砂之永待超慾海一泓挾黑水之波朱可
施兮幸甚墨之近也奈何方幸勸懲之有術孰云裨益
之無多則見其始也志在澡身念防苟且露可滴而晨
研池欲臨而暝寫吞異夢中之篆幾處光融守同柱下
之箴數番汁瀉如借紅爐以點雪欺心對此應消如行
暗室而無燈尤悔依然未寡無何操存漸密境詣頻移
三品別湘東之管七人殊恍氏之絲我朱孔揚漸覺新
痕之斑駁近墨者黑非復舊染之淋漓旣可受之以采

夫何涅之能縉開四照之心花覺此日游行無礙傾一
奩之螺黛笑當時刻苦奚爲然且學不以小成而足功
不以一息而停摹出毫端時捫心而問其消長懸之座
右儼提耳而致其丁寧毋任紫之猝奪於不覺毋忘素
之漸化於無形毋貪結秀之勳而梯榮於赤芾毋懷好
奇之癖而獵譽於元亭千秋學者有如此銘是知欲淨
而理自流理消而欲斯起爲纒爲緘之遞變悲深漸染
之餘若登若墜之難齊功判造基之始但不誤於看碧
辨晰何難如其惜未如金淤泥終滓安得不以致力之
方深而一叩勒銘之所以方今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三

聖天子精一允懷危微時念配朱宣於邃古日煥山巍
箴墨守於儒林提鉛握槩士生其際者心儀作聖之階
力洗浮文之艷將見書成赤字共贊

堯階受命之符豈徒日給隄廉僅誇漢陸作人之驗也
哉

占風鐸賦

以聞相觸聲卽知有風爲韻

微風驟起竹影繽紛有聲焉激昂間作幽咽難分非金
鈴之語月非玉笛之叫雲透梧陰而瑣碎盪花氣以氤
氳鏗爾未歇餘音遠聞客或告余曰此占風鐸也爾其
製沿唐代創始岐王深院晝寂層軒夕涼箕或離而未

覺襟孰披而能當於是細勻綵縷密綴明璫垂垂四角
片片中央或懸曲檻或挂迴廊祗欲聽其玉夏夫何待
乎金相少焉由寂而喧將斷忽續應雜珮而音和較鳴
珂而調促籤開繡幔之紅劃破文窗之綠問何處兮過
蕭若有人兮度曲非不平之自鳴乃因風而偶觸當夫
試燈節後春滿重城鼓將祈社簫近賣飴催花細細翦
柳輕輕斜愛試飛之燕弱憐初出之鶯喚踏青於曉夢
催拾翠於新晴總甘番之芳訊聽消息於一聲若乃月
淡無光雲昏寡色雁影天邊蛩聲砌側感秋意之蕭條
極秋懷之淒測竹何爲乎吟孤桐何爲乎影仄來嫋嫋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七

兮增淒去蓬蓬兮焉息傳聲畫檻之西遞響石欄之北
或沉或揚不離不卽是以文人秘館騷客清帷遊心竹
素叉手階墀茶烟增其霽懸樹影動其參差亦復如響
斯應以息相吹韻入松而落落光轉蕙以遲遲律方從
而已悟帶未解而先知至如金屋麗人瓊樓仙偶紈扇
停餘爐香薰後問風姨其來無知月暈其驗否莫不啟
重簾倚䟽牖此吟擣練之詩彼擁掃花之帚聽檐鐵之
初敲快良宵之不負芳塵幾處能通涼信今番自有是
知會意尙巧製罷彌工風噫大塊之氣鐸中黃鍾之宮
音何微而不徹信雖遠其能通彼夫銅烏棲於殿角琤

扇候於江中諒未宜於園宇曾何足以占風

印雪軒文鈔

卷三

五



印雪軒文鈔卷三

讀三國志隨筆

今人以操莽並稱奸雄竊謂莽非操匹也莽之謙恭誠足盜虛名而欺當世然至得志之後進餅已陷大惡禱疾猶託於金滕索璽適啟兵端顛衆更訪夫大誥他如信緯書而侈談符命依周官而特置王田綜其生平一庸妄子耳若操則不然當時各擁強兵而獨知迎天子及身可移漢鼎而姑待之子孫雖已受九錫於朝廷仍欲題將軍於墓道石季龍謂其狐媚以取天下抑知其不強於取者正其妙於取也有才如此然後可謂之真

讀三國志隨筆

一

奸雄若莽者何足以比之魏之篡漢三國一大事也陳氏寥寥數語不足滿讀者之心夫曹氏睥睨漢鼎已非一日願猶假名揖讓藉口唐虞當日偽態何可不書賴裴松之取獻帝記以補之然後魏臣勸進之賤魏主謙讓之令爲鬼爲蜮歷歷如繪松之真承祚之功臣也古今不平之事至魏篡漢而極然漢獻帝崩使使持節弔祭又使使監護喪事君子觀明帝變服哭之慟未嘗不歎魏之猶爲近古也究之天道好還報應不爽晉受魏禪陳留王亦獲保首領於牖下觀於五季紛紜取人

天下并其子孫盡殲之世世勿願生帝王家一語不啻
口與口相授也者嗚呼孰謂天之無知哉
獻帝夫人雖曹家女寔劉家婦也其薨在景初元年既
見齊王芳之廢而歸藩復見高貴鄉公之鼓譟以攻司
馬氏而反爲所殺迨至迎立陳留而魏祚自此斬矣天
之留此老眼以觀典午之興當塗之廢也其有意乎抑
無意乎

陳元龍文武膽志先主亦極推之死時年三十九論者
以爲惜抑知其無足惜也登爲布使操卽陰受操命合
衆以圖布操到下邳率郡卒爲先驅以功拜伏波將軍
讀三國志隨筆

二

其在匡琦城又兩敗孫策兵操臨大江每恨不用元龍
計令封豕養其爪牙是固甘心爲操用矣令其永年一
郭嘉荀彧儔耳雖欲託名漢臣其可得哉昔人謂褚彥
回不幸而有神明之壽吾則謂登特幸而無神明之壽
也

張魯據漢中馬超韓遂之亂關西民奔之者數萬家皆
由子午谷則此路雖僻亦幾成爲徃來孔道矣魏豈不
知之而備之者且後曹眞伐蜀亦嘗取道子午而卒無
功而還魏不能由此進兵蜀安能由此爭利武侯不用
魏延之策或者其以此也歟

荀彧諫操不當受九錫忤操而死論者謂彧既已佐操於前安能退操於後此言誠當至并謂其不得爲忠於漢則過矣操迎天子彧寔勸之操加九錫彧又諫之是亦可見彧之心乎漢矣所惜者武侯拒曹操之聘厥後奉漢伐魏義聲昭著於天壤而彧不免失身於操遂至忠於漢而人不與其忠君子不能不歎良禽之必當擇木而棲耳

劉虞漢之賢宗室也董卓之亂袁紹韓馥欲奉之爲帝而虞不肯受亦可見其志矣田疇爲虞使長安及歸而虞已爲公孫瓚所害乃就虞墓陳發表章痛哭而去當

讀三國志隨筆

三

此之時疇不失爲義士自此之後爲復仇之豫讓可也爲蹈海之魯連可也操征烏桓何與疇事而乃爲之作鄉導哉卽曰烏桓昔嘗多殺其郡冠蓋然當疇之居徐無山不已受其貢遺乎卒之屠柳城斬蹋頓操無北顧之憂遂得專力中原潛移漢鼎是疇雖不賣盧龍塞以邀封究不免賣盧龍塞以助逆死而有知何面目見虞於地下君子於疇乎三歎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孔融與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學博謂書傳所記後問之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此語爲東坡答歐公所本今人但知

坡語亦數典忘祖矣然流弊相沿至明楊升菴輩遂爲造典故以欺世何莫非二公作之俑哉

鄭小同造司馬宣王有密疏未屏如廁還疑小同見之遂鳩殺小同夫事不密則害成此何可令人見小同輕入其室以取猜嫌其死宜也乃今人顧好與居要路者往還何也抑此事與齊貫珠者相類貫珠者不特自免於禍并能轉單善爲王善以釋王疑單之心而小同不免自殺其身然則戰國人之作用雖賤如貫珠者其高於後世士大夫多矣

華歆與邴根矩管幼安相善三人共爲一龍乃魏武弑

讀三國志隨筆

四

后勒兵破壁者歆也魏文受禪登壇奉璽者又歆也其於二子不啻薰蕕之不同器矣承祚作傳不詳著之以昭其罪顧乃贊其清純德素古之良史固如是夫魏文於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鮑助諫之至手段其表以行然則前之答崔珍所謂翳已壞褶已去者特以儲位未定勉從其諫耳至中道頓息更以獵之爲樂何如八音問侍臣嗚呼居喪若此天理亡人心絕矣遂使浮華之友布滿於朝中曠達之風相沿於數世文帝真千古之罪人哉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高貴鄉公憤大權之日去攻

之不克爲成濟所殺論者謂魯昭公辱於乾侯春秋歸罪季孫亦未嘗不愚昭公高貴鄉公毋乃類是我則謂不然季無篡魯之心昭有移魏之志與其低首下心仰他人之鼻息以生何若明目張膽殉先人之社稷以死所以成都不守北地王痛哭昭烈廟先設其妻子而後自殺蜀亡不可無此人典午將興高貴鄉公鼓譟以攻司馬氏魏亡亦不可無此事

讀三國志隨筆

五

一呼成濟奮刃此其事萬無濟理特其志可哀耳若北地王則當鄧艾孤軍深入之餘乘將士拔刀礪石之怒背城一戰未必艾之不可擒蜀之不可延也惜乎後主不用耳然有北地王之死而漢雖亡如末亡矣

山陰公之禪位臨菑侯植爲之發哀齊王芳之歸藩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忠義在人心尊親不能奪也乃松之又載司馬懿之弟子順初封龍陽亭侯晉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則當日之不直其事者非一人矣吁魏丕晉昭假禪讓以文其篡竊彼特以人爲可欺耳抑知親如同姓已有不受其欺者況天下

哉況後世哉

孟康緣郭后以進爲散騎侍郎時其輕之號爲阿九康因在冗官博觀書傳後彈駁雅切衆人乃更加意旣而爲宏農太守清已奉職吏民興歌於此益信開卷之有得也漢之霍光宋之寇準身係社稷安危而猶以不學無術見譏於時得毋有愧於康乎

東海昌豨畔遣于禁征之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以爲當送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遂隕涕而斬之松之責其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當已然猶未盡其理也夫圍而後降雖似

讀三國志隨筆

六

勢窮力竭非出誠心究與圍而不降者有間今乃列之不赦之條則彼不降者何所加其罪乎且毋乃使諸被圍者咸出死力以相拒乎以操之智而有此令何哉嗚呼陳思王固始終無奪嫡之心也夫以植之才倚操之愛使其覬覦儲位何難巧爲彌縫顧乃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乎且曹彰勇冠一世操疾時驛召之比至而操已死因謂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從容以袁氏之已事解之此尤其顯然者乃植務讓丕丕專傾植出則矯情自飾入則陰結宮人至操遣植救曹仁於樊丕逼而醉之使不能受命居心若此太行孟門真不足以

喻其險矣推其意不過謂植寵不衰已位不定耳烏知
植之寵卽不衰已之位亦何嘗不定乎然則史何以言
幾爲太子者數也曰是特操愛其才而自欲立之而丁
儀楊修輩又從而慫恿之非植本心也君子於植無譏
焉

植上表陳審舉之義中有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
所去雖親必輕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斯數語者於司馬氏代魏早已洞若觀火矣丕雖優
文報答而卒不之悟以彰之勇則暴薨於來朝以植之
賢則給兵不過二百人而又十一年中三徙其都致乃

讀三國志隨筆

七

父百計而有之者不再傳而拱手讓人丕實爲之於司
馬乎何尤

常林當官嚴其爲少府時鴻臚崔林夜聞其搥吏聲號
呼徹曙明日喟之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林大
慙而不能自止馭下如此亦近於東溼薪矣其子豈爲
太山太守坐法誅或者天之所以報其酷也歟不然林
節操清峻司馬宣王常以其爲鄉邑耆德每見必拜之
何一傳而卽不能庇其子也

時苗爲壽春令嘗謁侍中蔣濟會濟醉不能見苗恚刻
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牆下旦夕射之苗之所爲可

謂矣矣後濟爲太尉苗不以濟貴用意濟亦不以苗前
毀已爲嫌則真濟之盛德也咄哉李將軍何乃殺潮陵
之醉尉哉其不侯也固宜

周禮鄉遂皆有選舉惟市獨無漢王尊亦曰毋用賈人
子百萬不足與計事誠惡其嗜利無厭也然長安市僧
有劉仲昭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蹈其尺折之厥後
經明行修屢以有道徵不就而許邵亦嘗識樊子昭於
鸞幘之肆由此觀之人亦視其志何如耳必謂若輩中
無人猶未離乎膠柱之見非通論也

龜茲王遣侍子來朝褒賞甚厚諸國效之崔林恐其利

讀三國志隨筆

八

得印綬所遣非真的而道路護送耗費繁多移書燉煌
并錄上前世待諸國豐約故事林之慮可謂遠矣漢武
隋煬竭中國以奉四夷彼其意徒欲誇大耳究之中國
凋敝大亂隨之當時立朝者何人胡不問有如崔林者
止其侈心哉

幼讀孟子書至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謂此特甚言
之耳及觀高柔傳是時殺禁地鹿身死財產沒官宜陽
劉龜竊於禁地射兔帝以付廷尉則竟實有其法矣輕
人重獸是誠何心哉宜乎魏祚之不永也

辛毗女憲英適泰山羊耽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

王爭爲太子旣而得立抱毗頸曰幸君知我喜否憲英
聞之嘆曰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而喜何
以能久此與何會之料晉何異然會身爲大臣數蒙燕
見其能默揣亂源猶未足爲高見憲英以一女子而能
於魏丕未篡先決其不昌斯其智過曾遠矣
宋均在九江蝗至其界者東西散去是蝗不犯循吏也
高式孝於親永平初螟蝗爲害獨不食其麥是蝗不犯
孝子也況上有側身修行之君哉姚崇爲相屢下捕蝗
之令毋乃治其末而未治其本乎

徐元直母爲操所得先主遣之歸田豫少自託於先主

讀三國志隨筆

九

後以母老求歸先主亦涕泣而遣之夫先主非不知人
才之難得也第不欲傷天下人乎心耳姜伯約獨非人
子哉母命以覓當歸維乃苔以但存遠志根本之地先
虧尙何功之能立死於鍾會之亂非不幸也宜也
或問徐邈於盧欽曰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今人更
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
前目則爲通而在今日則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
之有常也旨哉言乎蘭蕙不改其香而人謂其異於衆
草松柏不改其色而人謂其異於衆木君子不改其度

而人謂其異於衆人究之君子何容心哉人自紛紛焉歸其名於君子耳

操既誅華佗後蒼舒病嘆曰吾殺華佗乃令此兒疆死君子於是知刑之不可濫也夫病至而思良醫與寇至而思良將其情一也胡馬臨江而脫幘悔收夫道濟金兵犯境而豎旗僞託夫曲端伊古以來豈獨一華佗也哉

先主與董承同受衣帶詔則討賊有名矣聞曹丕篡漢而後稱尊號則卽位亦近正矣是皆所謂天假之緣也惜其卽位後不北伐魏而東窺吳自致猊亭之敗向所讀三國志隨筆

十

奉於獻帝者不免委之草莽耳然究其始終亦足告無罪於天下矣

猊亭雖敗孫權聞先主住白帝城甚懼遣使請和則其時銳氣固未挫也設使天假之年俾於東西結好之後奉辭伐罪北向中原吾見魏君臣之食不下咽也而乃局定三分旋有魚復託孤之事豈天實爲之人力固有所不能挽耶是可慨也

先主臨終詔後主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大哉王言是卽阿衡之所以告太甲者也至欲後主觀商君等書則非矣夫

武侯治蜀法令嚴明蓋救劉璋暗弱之弊非謂治世之道宜爾也今乃明以此等書教之亦幸而後主庸愚又得武侯爲之輔佐不至陷於殘酷耳否則吳孫皓之亡國後主先蹈之矣是豈所謂貽厥孫謀者乎

武侯輔後主之二年陳氏書之曰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壽於此可謂良史矣夫商鞅務農以富國秦所以并六雄蕭何轉漕以給軍漢所以滅項氏古未有內不實而能悍外者武侯僻處西陲力扶漢鼎卒能南渡瀘水孟獲怖其天威北出祁山仲達受其中囑要皆此數年中息馬數戈以養以教有以立其基也而壽以八字括其讀三國志隨筆

十一

作用壽於此可謂良史矣

關漢壽之功一岳少保之功也少保之在朱仙鎮豪傑響應揭旗皆以岳爲號兀朮欲發兵以抗少保無一人應者當是時直抵黃龍府眞唾手耳而漢壽圍曹仁於樊梁郊陸渾羣盜皆受其印號爲之支黨曹操至譏遷都以避其鋒使二公之業得就豈不大快乃一則二帝未還金牌已奉班師之詔一則七軍甫淹白衣旄生搖櫓之謀坐使辱比青衣銜悲五國符與赤伏齋恨三分豈恢復之無人抑亦天心之未厭亂也噫

趙順平非徒勇將乃賢將也明趙範嫂爲同宗意存遠

色薦夏侯蘭爲軍正志切推賢寇未滅不可安駁賜成都之田宅軍無功不必賞請留箕谷之軍資而其明於大義尤在諫東征一疏有才如此豈徒以強鷲作爪牙哉史僅比之滕灌之徒低視順平矣

黃皓畏董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侍郎允卒陳祇代爲侍中皓始預政君子於此歎武侯之知人而允之能其職也後主乃寵祇而追怨允遂使表裏爲奸卒傾漢祚嗚呼親小人遠賢臣先主所歎恨於桓靈者後主躬蹈其轍矣雖欲不亡得乎讀董允傳竟爲之三歎

讀三國志隨筆

十一

霍弋以強卒鎮夜郎羅憲以重兵據白帝聞成都都不守皆素服哭臨三日得後主勅乃降是亦可見不得後主勅終不降也且弋之忠更有甚焉其言曰道路隔塞不知主之安危若魏見遇以禮保境而降未晚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其忠若此則使後主嬰城固守以待外援不過旬日勁兵雲集轉亡爲存直反掌耳乃聽譙周之言急急於輿櫬孫盛謂禪固闇主周亦驚臣諒哉

吳蜀爲唇齒之國魏大舉滅蜀卽亡吳之先徵也吳不顧與陳震升壇插血之盟乃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羅憲於白帝是亦失策之甚矣究之蜀之土地尺寸

而王濬樓船飛渡長江而莫之禦者所用卽
亡吳安得久憲之言吳兒輩毋乃未之思乎

士東遷洛陽大臣無從者惟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
通捨妻子單身隨侍正又能導後主使舉動無闕可謂
忠臣矣至其教後主乘間求歸則似未深知後主也當
其時蜀亡久矣舊臣宿將零落殆盡重以後主愚闇卽
使得請其能收拾人心恢復故業乎斯亦不然之事
矣盆子歸漢乃獲令終蒲山亡唐卒致授首與其從卻
正之言固不如爲安樂公之樂也曹叅李志以庸傳其
名若後主者則又以庸全其身者也

讀三國志隨筆

三

宗預使吳謂吳主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此結好
之恒言實揆時之至計也而孫威厚譏之其亦不達於
理矣且無論晉欲取虜必先滅魏秦欲伐楚必使絕齊
往事炳然載在前策就以近事論吳得荊州反至稱臣
於魏者構釁於西勢必乞援於北吳固不能孤立也迨
至劉禪乘驟車以降魏吳坐視不救而青蓋入洛陽不
數年而皓亦應其讖矣拘儒不通事變其感之謂歟
武侯輔漢其心如青天白日千百世下尙無異議李邕
何人乃以其身卒之日上疏謂其身仗強兵狼視顧
甚至以呂祿霍為比幸其早殞得全宗族是何言

乃知天下自有此狂瞽之徒不可以常情測者也
誅死宜矣

操征蹋頓於柳城先主勸劉表襲許操拒本初於官渡
孫策部署諸將陰欲襲許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自是當
時上策孫劉皆籌及此英雄所見畧同也乃景升弟坐
談之客徒貽悔於因循獠兒挾難犯之鋒適隕身於輕
躁令操得從容而定中原天也

魏畧載孫權乘大船出濡須塢觀曹軍曹公令弓弩亂
發著其船偏重欲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收箭箭均船
平乃還此妄說也無論一矢之地相去無多權不應輕
入虎口就令有之矢之重幾何船之受矢又幾何乃至
偏重若此哉作史者務爲新奇皆此類也

讀三國志隨筆

十四

孫權之奄有江東策貽之也觀其以弱冠之年從袁術
乞得父卒千餘人渡江轉鬪所向莫當應乃母夢月之
祥起曹公獠兒之狀壯哉肇基之令主也權建大號不
與父同其尊崇僅追謚爲長沙桓王封其子爲侯故陳
氏以爲儉孫盛乃謂其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逸然後可
絕凌肆而杜覬覦則是防未然之嫌薄已往之報友
之誼可鬱而不舒貽厥之謀可沒而不著是亦近於

辭以爲之文過矣

先主臨終謂武侯曰君才十倍於曹丕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君當自取後人譏爲失言及觀吳歷孫策以權託張昭亦曰若仲謀不任事君便自取之與先主之言不謀而合乃知當日中原鼎沸羣雄並爭付之非人則強鄰懷席卷之心故宇有土崩之勢故創業者往往於彌留之際深慮及此不僅先主之於武侯也被謂託孤不應作此語者固淺卽謂先主欲以此陰感武侯亦猶未測其用意之所在矣

權卽尊位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頌功德未及言權曰若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蓋赤壁之役昭勸迎降也而松之願謂昭計若從六合爲一何至兵連禍結蹈戰國之弊斯言謬矣生子當如孫仲謀以其能保父兄之基業耳若聽張昭言望風送欵則亦景升之豚犬何足致孟德之贊歎哉昭無策以退大敵創爲此謀觀其一聞權言卽伏地流汗慙不能起是昭猶自知其非而松之乃從而附和之多見其未達也

吳書稱諸葛瑾妻死不改變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夫不改娶是也尹吉甫而知此伯奇其無履霜之操矣不舉妾子不解其意何在嫌多子耶不應置妾旣置妾矣則妾之子亦子也初生而卽殺之呱呱者何罪哉是真虎

狼之不若矣以此爲美末之前聞

周魴誘曹休入皖與陸遜橫截之此亦赤壁後一大捷也齎策七條勝於率師十萬矣徐衆顧謂魴爲郡守職在治民越分邀功非君子所美則亦思鄭之商人曾犒敵師趙之廝養能歸故主彼何嘗分之當爲而爲之哉至責其非君所命尤未合當日情事權命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知者譎挑曹休魴恐不足仗信因請自誘之則此舉實受命於權其非越俎明矣

讀三國志隨筆

六

